|  |  |
| --- | --- |
| (1) | 　　一般人的見解是：教育既為社會儲材備用，所以必須強調「學以致用」。由於這思想作主導，許些應用技術也不期然變成了學科，而且還有所謂「職業導向」的方針。現在一般學科也非帶着實效性不可了。如語文科是因應商業社會日益頻密的人際溝通而設的，美術科是因應商業廣告和窗櫥設計而設的……。這樣下去，學校就很有變成「職業培訓所」的危機，以致失掉了教育原來的意義了。 |
|  |  |
| (2) | 　　我想「學以致用」這句話，原來是沒錯的，錯就在一般人對這句話的誤解吧了。「學」的目的，當然是「用」。換句話說是為了「用」才去「學」。打個比方：「學」好像是煉鋼，「用」好像是製器。煉就了好鋼材，是為製造尚佳的器具作準備。所以「學」可以「無成器，無定形」，而用則是既成了器，也定了形。所以把「學以致用」理解為「煉鋼以致佳器」，那就很正確。因為製器和煉鋼根本是兩回事，這樣說，人們便不會誤解了。又豈會有人倒果為因，偏要拿製器的步驟去煉鋼呢？ |
|  |  |
| (3) | 　　以煉鋼為例，實在清楚不過。煉鋼是一般性，製器是特殊性。如果只為了特殊的需要，就改變一般的程序，那麽這煉鋼的工作，就只能為這一特殊需要而服務，如此豈不白白浪費了「學」的寶貴光陰，反而是大大的失算了。今天的所謂「學以致用」，就是這樣了。現在的情況是，只因應某一種需要而學習，以致根本沒有鍛煉鋼材這一步驟；儲材和備用的觀念，薄弱得很。 |
|  |  |
| (4) | 　　這又使我想起了孔子。孔子的學生都是平民階級，他認為最好學的顏回，竟窮到「居陋巷，一簞食，一瓢飲」。但孔子卻只教他們樹立起作為「士」的尊嚴，似乎也沒有什麽職業導向。孔子說：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」我很佩服這一種作好準備承擔大任的精神。這是真正的「學」。 |
|  |  |
| (5) | 　　我們今天當然不能復古。但在古人的教育層次裡總分為「君子之學」與「小人之學」。有謂：「君子之學為己，小人之學為人。」又謂「君子之學以美其身，小人之學以為禽犢。」孔子畢生的志願，就是要將封建時代那些貴族專利的學問，帶到平民社會去，這大抵就是所謂「君子之學」。他對他的學生說：「汝為君子儒，毋為小人儒。」是要學生注意禮樂的高尚精神，而並非它的瑣屑排場。所謂「依於仁，遊於藝」，原來一切學藝，都具備完成人格的本質的，譬如語文科自有它的人格教育，美術科自有它的美育培養，又何必斤斤於它的實際用途呢？ |
|  |  |
| (6) | 　　學習上的正確精神是：學問工夫只為修養自己，不必急於把自己變成平庸的器具，也不像禽犢一般的光外表好看。要把自己鍛煉成好鋼材，才能「學以致用」。 |
|  |  |
|  | 梁巨鴻〈論「學以致用」〉 |